## 體享地方美學:恢復台灣本土世界的真實感受

### 摘要

本論文長期研究的對象:「地方美學」。應該如何討論與理解,又應如何呈現, 對研究者而言均有再理論化的必要。過去研究曾對焦於:社區的地方性空間美學, 有必要建構於關乎主體意識對地方的認同感受上。它起始於:

- (1)地方之地理形勢之幻思與身體經驗
- (2)地方歷史事件與發生場景之留存,確立其歷史階段與變遷
- (3)地方產業(尤其是農業與手工藝)之前現代氛圍與植入日常結構之交往 此一美學化過程需得經歷:「直觀」—「審美能力」—「創造靈光」三個連續又重 疊的階段,地方美學的浮現,才有堅實的基礎。直觀與審美能力所應掌握的是「素 樸的自然直觀」經驗,其地方美學必定要有「在地的身體參與」,由於自然過程的 獲得與參與「農的世界」是身體參與於自然的凝視、勞動和對未知的崇敬的結果。 「人間藝術」在長期的「農的世界」中參與與勞動,本能地成爲勞動的一部分, 由直觀到審美最後才可能達到創造的階段。對地方的文化詮釋,再現、紀錄與書 寫,均對應於對地方的實質建構,地方的語意指涉,可以是指地方特性的地方 (locale),也可以是意謂著文化環境,地景的場所(place),要有美學的意涵,必得有 居住者的土地認同、感知、體悟。

本文試圖提供六個面向,作爲「文化生產」於思維與實際過程中,必需的認識論與方法論。第一是,以「過去式的產業」作爲集體共同記憶的文化空間。第二是,籍由對自然環境與資源的珍惜認識與尋找自然的文化美感。第三,經由民俗再現作爲地方文化主體性的建構。第四,是在社區與村落的自主活動中,詮釋生活文化意義。第五是,以生活美學提昇地方特性的深度。第六,由創意想像去發揮在地性新時空經驗的意涵。

關健字:地方美學(aesthetics of locale)、地方感(sense of place)、對自然的凝視 (gaze)、農的世界(agriculture)、人間藝能(arts & crafts)、地方的文化景觀 (cultural landscape)

# 體享地方美學:恢復台灣本土世界的真實感受

### 一、詮釋客體

本論文長期研究的對象:「地方美學」。應該如何討論與理解,又應如何呈現, 對研究者而言均有再理論化的必要。過去研究曾對焦於:社區的地方性空間美學, 有必要建構於關乎主體意識對地方的認同感受上。它起始於:

- (1)地方之地理形勢之幻思與身體經驗
- (2)地方歷史事件與發生場景之留存,確立其歷史階段與變遷
- (3)地方產業(尤其是農業與手工藝)之前現代氛圍與植入日常結構之交往

(李謁政,1999,82)。

這裡揭露了幾個研究取向上的思考,「對地理形勢的幻想」、「身體經驗」,將土地地理形勢視爲審美來源或主要對象,它涉及了土地的生態生長和時間歷程中不同季節展現的風貌,主體之經驗和幻想對象,將帶有自然規律或變化的情境,作爲審美經驗之內容。其次是:地方是有「歷史事件」的,場景不僅作爲標誌、遺址,更是空間具文化形式與豐富意義,成爲「場所」、「所在」之人文地理,可以獲得詮釋意義的,最後是「農業」、「手工藝」於人類長期使用土地,和土地互動的感悟,成就了生存的智慧與藝術,即使「現代」已是生活世界的主要情境,農業智慧與人間手藝一直傳遞著不同於「現代氛圍」的真實感受。

「現代氛圍」意指了全球化之快速流動的情境,地球的時空距離在新的技術促成下,形成時空壓縮,過去長距離的旅行交流,需要的時間愈來愈短,連同生產與生活方式的時空情境均在加速,人類經驗地方的方式,以倍數之速度進行。其次現代氛圍以都市經驗爲核心,尤其以城市的遊蕩者提供了詩性圖像、攝影、電影、繪畫、報導、筆記等,這些文化作品是某一瞬間即逝的生活經歷和都市生活世界所特有的持續性經驗之間的裂縫建起橋樑,這正是現代性的大都會辯證圖像(H.Pazetzold,2008,92)。

最後,作爲美學概念,由經驗的情境,轉換成藝術創作的認知與心態,或是 美學心態,面對碎化、分裂、混亂和迷茫的都會經驗。現代性之美學概念所隱含 的時間相對主義,特別是沒有一種傳統比其他傳統更有效的觀點,後現代主義的 全面反傳統主義提供了理由,也爲個體藝術家完全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意願選擇前 輩提供了理由,同時還可以說爲媚俗藝術作爲一種風格所具有的那種無所不包, 放任寬容的折衷主義提供了前提。更重要的是,提供了現代性對於現實的關切可 以說媚俗藝術的瞬間美中找到了時空的無心虛擬。(M.Calinescu.1987.7)面對現代氛 圍的再現世界,作爲碎片的個人經驗,已無法清明的呈現土地地景的真實感受。

討論與反思「地方美學」有其美學的抵抗作用,作爲抵抗「現代性美學建構」 的本土性途徑,來自土地地景的真實體悟作爲抵抗的基礎,身體的居住經驗,一 方面收集地理地勢的自然過程,一方面建構於土地地景中的居住經驗。此一美學 化過程需得經歷:「直觀」-「審美能力」-「創造靈光」三個連續又重疊的階段, 地方美學的浮現,才有堅實的基礎。直觀與審美能力所應掌握的是「素樸的自然 直觀」經驗,近似原初經驗,對自然之凝視,有其個別地方性的自然經驗,地方 美學包括自然情狀的體會、幻想或科學性的瞭解,其地方美學必定要有「在地的 身體參與」,這一參與建構了空間的美學世界,世界是在經驗當中形成的,由於自 然過程的獲得與參與「農的世界」是身體參與於自然的凝視、勞動和對未知的崇 敬,天地人神的農村世界,讓地方美學更加在地化,環境地景化。「人間藝術」在 長期的「農的世界」中參與與勞動,本能地成爲勞動的一部分,由直觀到審美而 創造,創造性的藝術,像自然物、農作物屬於土地般,植根於生活世界之中。 地方美學之建構,揭露作爲「地方」有其價值,有其知識與經驗實踐上的關聯。 所以,地方有其價值,以人、文、地、產、景的形式建構,受社會性變遷,地方 價值遭受挑戰與毀棄,地方在面對全球化大變遷,除了形成對抗論的美學視野, 亦可有文化地景論,並且邁進永續論述,地方美學歷程的討論,交錯於對國家、 族群、區域甚至是文明等結合了歷史地理的相互辯證。對地方的文化詮釋,再現、 紀錄與書寫,均對應於對地方的實質建構,地方的語意指涉,可以是地方特性的 地方(locale),也可以是文化環境,地景的場所(place),要有美學的意涵,必得有居 住者的土地認同、感知、體悟。

### 二、地方世界的成形

地方的價值在全球化的世界中,更顯得意義非凡。主要在獨特性上,地方有著不可取代的獨特意涵,它體現在地方本身有其自然過程、歷史時程和社會過程,不斷累積相關人文、地景和物產。地方地景成爲歷史與社會的產物,除了能彰顯地方文化脈絡,成就故事敘述和空間美感,因而更創造屬於「地方的美學」,涵蘊了社群的集體記憶、情緒和感情的方式,更反映了在土地上生存過程的生活方式,並且對自然的審美作爲昇華的功效。生活方式連結著生產方式。也反映著生存面向的文化心態、風格。這在地方成爲全球化進程中,可以開展美學經濟的重要要素,地方不是落伍、破敗的代名詞,地方於此一時代進程中,是最具有價值的部份,即是美學價值成爲生活風格,此成爲地方再生的重要動力來源,對地方而言,需要挖掘與建構更多的美學詮釋,持續建構地方可以感動人心的文化生活景觀。對於地方世界的討論有四部份:對自然的凝視、農的世界、人間藝能、文化地景。以上作爲地方美學理解的基礎。

#### 1、對自然的凝視

自然對人類而言,成爲資源的利用,並非是人類與自然長期互動的主要歷史。 人類在自然界建立起文明,回應了自然的暴虐力量,從而對自然的觀察,瞭解其 對人類的寓意,一直是人類對自然的凝視重點。自然成爲想像的對象、鑑賞與審 美的對象,甚而形上地作爲瞭解人類自身的對象,自然均有巨大的意義可供人類 從中獲取,最街近於現時身體利益的機會。自然物的出場日、月、星辰、動植物、 山、川、河流、湖、海,由生態意涵轉向自然人文的神聖化,與文明的創造結合 在一起。原始人類製造和利用工具來進行采集以求生存,這種特殊的生存方式是 人類初級文明適應自然的方式,這種適應暗含著與自然和諧,透過與自然的和諧 達到共生。(郭艷華 2004,6)。

自然作爲資源的結果,即是人類長時忽略自然是生態系統的事實,脫離資源 視野下的凝視,自然才顯現其具有宇宙創生的力量,生物多樣性反應了創生力量 和生命力的豐沛,自然的美學來自生命力展現的和諧與暴虐,高山大海的壯麗是 與暴風雨同在的,居住土地之上與遷徙至適宜居住之地,除了神話創造,也對地 理環境凝視作出命名。山峰情狀、雲帶嶺影、水域岸渚、林木溪流、水塘濕地既 審美又命名,內涵了凝視之創造能力,既是自然景觀又是人文審美,甚至宗教冥 想亦回歸於自然大象之無聲。台灣的許多地名之中有:坑、埔、湳、崙、溪、勢、台、林、坎。天文地理是自然凝視的結果,星座與人生的想像,與時間、空間的 抽象性結合;地理是景觀與生態的綜合系統,具體地以土地爲呈現。

地方的世界涵蘊著由對自然凝視的成果,具創造生命的力量,生態共存、共生與 地理景觀的命名指認,居地的創造、依存,大自然時序、光影、晝夜、季節帶來 了不同的人生面貌。都是「地方美學」所特別領受的。

#### 2、農的世界

人類對自然的依存,發展出「農的世界」,以自然的法則規劃創造能源的使用。 農的世界混合著三生之生活、生產、生態共存,農業生產與其農村居住生活共存, 農業生產伴隨著農業生態,共構著「農的世界」之環境景觀。農業生產方式使得 生活文明有地方上的差異,種稻與麥子的生活飲食有著深刻的不同,田園的景觀 農村的建築與農業相關的設施,也因緯度上的地理差異,有明顯不同。農的世界 呈現著生態多樣性,農作田園景觀與農村地景的多樣性,也回應了自然創造的生 命力。農的世界建立著「農生態系統」(Agroecosystems),首先這一系統架諸自然 環境之中,亦即生態系的一環,其次農的技術,種植的技術,來自對植物的知識 與瞭解,運用簡單並有用的工具,種植、收成、儲藏和運送等,人類的居住在此 「農生態系統」中以農村居住形態過著有季節時態、神明護佑、豐收慶祝、伴著 農作時序的生活,即使兩個地理區位相似的地方,也會因生活和農業的生產形態 的不同,展現出不同的農的世界。(P.Atkins, I. Simmons & B.Roberts,1998,25)。 農村土地包含了幾個項目;耕地,有著作物的排列方式,果園、放牧地、林地、建地、村落、自然裸地。地景化的思考有;居住景觀、農業種植景觀、水、綠環境景觀、民俗歷史景觀、季節性景觀、農道設施景觀、生態景觀。農的世界表現著以農村聚落爲核心的地景開展,帶有循環性質的生態能源動態,自給自足的規模和自我療癒的方式對待環境,是環境美學的特質。表現著農、人和土地的生存關係。

#### 3、人間藝能

居住在地方的人群,就其生活、信仰和想像,在其真實本能上具有直觀、審美和創造的能力,是「人間藝能」可以爲生活世界創造物件、圖像、表演的能力。對地方世界的成形,人間藝能充分表達了地方美學的內涵。尤其以手工藝製品,最能表現、土地地景由居住者的身體參與,開闢出地景景象,手工藝製品是由手的勞動到創作,可以這樣理解手工藝,只有工藝之存在我們才能生活。從早到晚,或工作或休息,我們身著衣物而感到溫暖,依靠成套的器物來安排飲食,備置家具、器皿來豐富生活。生活之廣闊使工藝的種類有所增加,即使如此,也不能最忠實地反映生活。因此,如果工藝是貧弱的,生活也將隨之空虛。(柳宗悅,2006,6)。地方美學以手工藝的創造,豐富地方生活的方式,使得地方得以識別出其獨特性。白河陶坊林文嶽,以關子嶺的泥士和白河蓮藕燒灰相混合,成爲"白河燒",深具地方意涵,更涵蘊地方美感於創作之中。

對地方的鑑賞、記錄到書寫,也成就了地方美學的內涵,鑑賞、記錄與書寫是另一種人間藝能,以較爲特殊的方式,特意凝視地方,白河陳世憲的書法,正代表了對地方書寫的一種美學藝能,荷花的身影,到地方白河的水韻墨線,白河地方美學深厚許多。透過圖象、繪圖描寫、攝影、敘述說故事、表演戲劇的方式,均可拓廣地方美學,創造的形式是沒有限制的,一切以藝能的激發和表現爲依歸,方可讓地方美學是有生命凝視與身體參與,手藝勞動的濃厚成形。

#### 4、地方的文化景觀

地方文化景觀,意謂了複雜、多元的地方感,土地在長期人類的使用過程,定著開拓出相當多元多層次的土地景觀(landscape)。景觀意指了數個意涵,風景景象、地理形勢,自然狀況條件,環境棲地,人為施作物,場所地點或領域,人文活動於土地留下痕跡與過程的成果,即是文化景觀。我國之文資法將文化景觀定義爲:「神話、傳說、事蹟、歷史事件、社群生活或儀式行爲所定著的空間及相關連之環境」,也將文化景觀的類別界定出來:「神話傳說之場所、歷史文化路徑、宗教景觀、歷史名園、歷史事件場所、農林漁牧景觀、工業地景、交通地景、水利設施、軍事設施及其他人類與自然互動而形成之景觀」。

地方並不是依單一結構的景觀,反而是多重結構的,或者多樣性面貌,因此

需以多層性的面向理解每一個地方,對台灣而言,地方不是行政轄區的範圍,而是文化景觀的綜合,如淡水、九份、鹿港、阿罩霧、美濃、六堆…等。每個地方有其歷史過程、地理性質、自然條件、族群特性,農的世界特徵,民俗文化面貌,被媒體所見、記錄下的再現景觀。因此地方感(sense of place)是複雜的叢結(complex)才是常態,單一感受是被馴化、殖民後的後果,在複雜的地方感中形成書寫、再現、敘述、感悟的地方策略。

地方的文化景觀,是跨越時空的界線,以地景的方式對地方做記述(Narrative),同時紀錄又敘述地方的時空人文活動,文化景觀的類型根源於其故事性、神話、傳說、歷史事件、事蹟、社群生活、儀式行爲等,不僅是地方美學的視覺創造,也是書寫性的創造。

### 三、地方美學的靈光與文化生產

文化生產無法與國家資本主義的政經體系、工具理性、現代性神話、個體性、新興大眾傳播媒體的批判脫離,這些互爲脈絡的力量是鑄造文化被生產控制的重要源頭。因此地方性的文化生產一方面要面對全球化將差距普同化的窘境,一方面要面對因本身在邊緣化過程中,被日益生產化的結構所帶動的休閒歡愉/觀光消所費。當政策與媒體在大力鼓吹「產業文化化」、「文化產業化」其實是在這一脈絡的作用下的思維與實踐。

相反地,應在一多元的差異想像中建立起文化的建構與解釋權,以及在形成經濟的文化思維避免貧困化與他者化。尤其在面對資訊化社會流動的影像效果,地方文化被表徵再現的過程中,均質地被生產出來,顯然是需要更有效的策略,才足以轉化的。由於文化產業有其結構性,所以調整結構化策略與流動策略應並存在地方性文化生產當中。

本文試圖提供六個面向,作爲「文化生產」於思維與實際過程中,可以實踐的基礎。第一是以「過去式的產業」作爲集體共同記憶的文化空間。現代化歷程的工業發展,在地方到處留下帝國主義與威權主義的痕跡、但卻在地方的發展生存命運上有共通的鄉愁式的經驗如各地的糖廠、酒廠、鹽廠在網絡社會的來臨中,日漸消退其製造業的功能,有必要轉換新的功能特性,以教育體驗的方式,發展深度的地方旅遊和博物館展示、經營創造新的工作型態。主軸在於保存屬於地方的文化空間,作爲轉化地方的記憶、經驗與認同,另一方面經營文化空間活動,培植地方的經營與文化部門,以加深在地性的內容。

第二是籍由對自然環境與資源的珍惜認識與尋找自然的文化美感。對自然環

境的審美是終極的地方教育目標,環境在不成爲商品資源時,它相對的正是人文 與其相對應的態度和審美價值。因此重新在地方挖掘地方自然資源,形成保護環 境的文化活動和生活型態,結合因 WTO 將更形弱勢的農業、轉化成有自然審美觀 的農業生態和務農生活。比如有環境改善指標用的蝴蝶螢火蟲之復育,就可以形 成新的生活美學運動。

第三經由民俗再現作爲地方文化主體性的建構。地方長期接受國家的統治和支援,漸次消失了作爲主體性建構的能力,借由植根較深的地方神聖空間之民俗活動,再現地方自我凝視其風華的活動力。民俗有著長期的集體意識沈澱,有助地方性的核心建構,而且其神性的社會關係常可以綿密地聯結地方團結力量,轉化這力量形成市民的地方公共利益之追求,其實是有助於地方和主體性建構的契機,也可以抵抗殖民現代性的支配關係。民俗再現一方面作爲地方的精采認同活動,一方面可以成爲地方特色的再確認,平溪天燈、鹽水烽炮、頭城搶孤、原住民部落的豐年、祭矮靈祭等,均再一次凝聚參與者的集體意識,也開發出新的地方時空經驗,爲地方注入新的生活發展上的活力。

第四是在社區與村落的自主活動中詮釋生活文化意義。利用口述歷史與珍惜生命經驗的物體,結合每個地方中的社區、村落的自我歷史活動,寫自己的歷史、生命經歷、家庭、街道的生活史,記錄曾經有過的日常生活活動,說明未來要舉辦的生活場域內的活動,自己體驗並說明體驗的意義,形成集體記憶、地方認同最重要的文化資源,也是地方教育最重要的學習內容,創造微觀日常史觀的文化意義。

第五是以生活美學提昇地方特性的深度。當美濃的客家人,將主要的生活地景形成耕讀傳家的美感形式,便建構了一個屬於地方、時代的生活美學。它可以是個體的,也可以是集體的!絕對不是標準化的!現代化歷程對傳統的破壞,最深遠的莫過於將前現代的生活美學形式拋棄與催毀,而現代化所建構的一切,獨獨缺乏深植地方的生活美學。現代的生活美學以物質為基地的工業生產,失去神韻的氛圍,與地方的場所精神。此處所揭示的生活美學,主要對焦於共同營構的過程,並且有一種生活的審美形式與精神,貫穿於生活的韻律、身體姿態、空間景象和生活事物的點點滴滴!用此形式塑造與建構的力量、改造商品、工具、工法和思維語言。由此反思,即知台灣目前的困境,是離此尚有一段遙遠距離與向單一化標準形式的靠攏。

第六項,由創意想像去發揮在地性新時空經驗的意涵。地方性的挑戰除了上述的全球化脈絡之外,實在最大的困境是地方本身所造就的,因爲所有的地方實踐均可以積累成未來地方資源,如何創造新的資源與形成新的在地意涵,其實是一生成的過程,這過程需要有人有新的時空經驗之美感詮釋能力,去想像一個辨

證景像,既新又舊,既清明又晦暗,既前衛又保守的現實。在日常生活中尋找創造與想像的空間,在教育的內容上,去創造與想像全然新的價值可能,在未來的發展上,去創造與想像從來不可能的事件。因此終極的地方文化生產,必然是地方人的改造!這改造人的方案,是藉由過去產業在成爲文化空間、自然資源成爲人文美感、民俗成爲集體意識、生活成爲美學的過程,引發創意與想像的地方可能。

地方的存在,除了相對全球化情境外,仍有現代氛圍的充斥,建構地方的自我特殊性,以美學的作用在於提供一特殊而寬廣的視野。可以將地方視作一想像的沃土,地方的脈絡有其農業文明與其生產方式,是體驗地方的主要場域,其次在於族群之文化地理所形成的生活歷程的美感。地方美學的建構過程,常引發地方之愛,依戀於地方與居住於地方,首項引發的依戀,必然是童年之戀,班雅明的《柏林童年》中一開頭,就有韻味的寫道:「哦!那烤的焦黃的勝利的紀念碑/灑落著童年冬天日子裡的白砂糖」,童年是非常神奇的自我,對地方審美,總會回歸於日常生活,而回歸日常生活通常需要「重新認識地方的身世」此事會累積傳頌地方人的生命故事與社會人生,地方日常生活中心的形象、活動、物件、身影姿態,都將是美學的靈光,也是美學的資產。

## 參考書目:

李謁政(1999)建構社區美學,社區美學研討會論文集,嘉義:南華大學。

柳宗悅(2006)工藝文化,徐藝乙譯,桂林:廣西師範大眾出版社。

郭艷華(2004)走向綠色文明,北京,中國社會科出版社。

H.Pazetzold(2008)符號、文化、城市:批評哲學五題,(鄭文葦華譯,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

M.Calinescu(1987) Five Faces of modernity Duke Un. Press.

P.Atkins, I. Simmons & B.Roberts(1998) People, Land And Time London, Arnold.